

## 十四、住淨慈寺與講經北京

辛酉（民國十年）正月，海潮音第二卷第一期出版，社董王韻香等來函不滿，善因亦覺得有藉我指導的需要。乃商量從第二期或第三期起，善因來杭州兜率寺編輯，仍由滬中華書局印刷發行。至二月初，淨慈寺住持鴻定因負債及他種關係，無法維持，由寺中閉關的因原（華山徒姪、及副寺如惺）華山徒孫，提醒鴻定請我接任淨慈寺住持，與鴻定、因原、如惺幾經磋商以後，決定於二月間進院，繼承已故住持雪舟老和尚法統，與鴻定為法兄弟。進院時，由慧明法師代宣法卷，邑紳汪曼鋒及諸山住持等到寺證明，擔負移交債務一萬五千數百元。在進院時付還者四五千元，係由瑩老及大慈等代為挪借而來，其餘轉改存據由常住陸續清還。庫房請如惺為監院，智信為副寺，組織各屬職辦理，所有常住收支悉歸庫房，我但督察監查；客堂請玉皇為知眾，因原等為知客、糾察、書記，一切皆稱順利。

進院前，先有杭州測量局職員如居士等，與各界信佛人士，發起請我在幽冀會館講演唯識三十頌。所定開講期，即在進院之第二日。我初到則忙于接收支配寺中事務，旋又

勞勞講演，遂對於俗習所重的回拜諸山不無疏略。白衣寺的慧安等，傳聞有因此挑眼者，為後發生糾紛的遠因。唯識三十頌本為佛學中最專深艱奧的，我儘量以通用明顯的言語為解釋，收得初聽底人也能達義的成效，引生杭州各界多數人信仰。如居士所錄的唯識三十論講記，後來亦有單行本流通。

我如此費事的接主淨慈寺，原抱有先從此處整理成一模範僧寺的奢望，故與一般人以做方丈為達到收穫名利目的者大異其趣。所以我安排稍定，即著手為內部僧規的嚴肅及寺弊等的清除，寺中吸鴉片的有五個人，皆使搬永明塔院或寺外他處住，限期戒除；如不能戒除的，遣單出寺。先各處寮口多有私造葷腥的小竈，盡皆拆除，只留齋堂後的大廚房及庫房邊的小廚房，禁止寺僧私營飲食。積極方面，則修理運木井的濟公殿，陳列普通佛學書報作通俗宣化，專派人司理其事。各處招待齋主、香客、來賓的房屋，亦加整飾，以清潔衛生為主。並將大殿佛像裝金莊嚴，改安住僧眾的禪堂為角虎堂，坐香三枝及朝暮課誦二時，以標提淨慈寺開祖永明壽師的禪淨雙修宗旨。道風初振，法譽漸隆，是年春、夏間的香火經懺，幾將追蹤靈隱而並駕齊驅。鹽商周湘舫來寺作水陸後，發起修建鐘樓，常住的收入已能償去舊債十分的三四。我乃定期於夏間在齋堂公開宣講華嚴經淨行品，辦永明學舍，置黑板桌几等，籌備秋季開學。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我開講淨行品才二日，即發

生杭州某小報破壞名譽的誣讟文字，並有慧安等一部份所謂諸山住持的，摭為呈控官署的根據。我一方面鎮定的繼續講淨行品，一方面遂不得不分勞身心以應付此種魔障。

白衣寺的慧安，以清季就在浙江僧教育會鬼混的緣故，有杭州僧界地頭惡霸的身分。我鄙他的為人，不稍假顏色，他因妒生忌，早有伺隙而動的陰謀。加以有一溫州僧又度，從民國六年即來來去去跟了我四五年；我因其無聊不上進，使去靈隱寺等處參學。幾次來要求我入淨慈寺充一職司，我拒斥未許，竟銜恨肆為刁唆。適鴻定亦由鴉片未能如期戒除，雖有淨慈寺退居寮小洋房三間，亦不便回寺安享。又度挑撥以偕向同鄉的浙江第一師長潘國綱哭訴，而第二師長張載陽，為同善社奉為首領，以我批評同善社的關係，亦甚妒忌；由此種種背景，以又度的牽線慫恿，因有慧安的出頭控告。慧安劣跡昭彰，雖不為正信佛教縑素及地方正直官紳所齒，但警察廳長夏超的部下，有與他親密的人，可仗為有恃無恐的護符，魔勢張甚。我因非摧折魔勢不足建樹法幢，所以亦不稍示退讓以求妥協和息，乃堂堂正正的與若輩周旋。從杭州的報紙辯論到上海的報紙，從杭縣的公署上訴到省長公署，而立在我一方面為有力援助的，則為杭縣王藹南——吉檀縣長及杭紳汪曼鋒等，在上海新聞界則康寄遙等，在北京則為汪大燮，夏仲膺等，在內則為玉皇、智信、大覺，亦皆忠心耿耿的維護。言論是戰勝了，官署則攔滯于省長公署，相持不下。到初秋，北京

政軍商學發起盛大的辛酉講經會，安置講座於廣濟寺，請我前去講法華經，我乃乘機將永明學舍暫停開辦，赴京講經。過上海時，史一如曾引關炯之來拜見，關已皈依楚泉，初發信心佛。

講經會的辦事人，即為現明、胡瑞霖、馬冀平、王虛亭、周少如等。我從上海偕史一如乘天津輪船前往，過煙台曾登岸遊覽，到天津換車入京。車上有包承志（壽引）投刺晤談，謂去年圓瑛進京講經，從者如雲，以我只偕史一如帶些少的行李，大出意外。到京有排列車站的四眾佛徒數百人迎接，即乘預備的汽車抵廣濟寺休息。隱塵、元白等亦仍由湖北來聽講，大勇去春由金山到五台住，此時也來聽講，常聽的為釋遠參、莊思緘、夏仲膺、蔣維喬、胡瑞霖、馬冀平、林宰平、龔輯熙——即能海、朱芾煌等，熊秉三、張仲仁、葉恭綽等，亦同來聽。周少如記錄成的法華講演錄，亦當年就在北京出版。那年，有的時候我每日講七八小時：蔣竹莊等一小團體，請講因明；示白領導的一個女眾團體，為講大彌陀經；遠參，另為講梵網經；又為大勇、王虛亭等一小團體，講金剛經，有大勇記錄的金剛義線。平政院長夏壽康等數百人，亦就在那一年求授三皈。

有一在北京傳密宗的日本覺隨阿闍黎，已得梅斐漪等的信崇，亦時來筆談。他的意思，是來中國訪一可以傳密宗的：要把中國唐時傳入日本的密宗，再完全傳回中國，他尋

得只有我堪膺此選，所以再三勸我到日本去學密宗。元白等以他是日本人，深抱疑怪，我亦未有去意。而大勇發心一試，遂決由大勇從覺隨東渡。中秋節，隱塵等陪在圓明園賞月。王虛亭曾約我率大勇訪段芝泉，大勇屢去與深談佛理，段芝老亦從此始決心信佛。民九來，北五省旱災甚劇，治開代表上海的佛徒到過天津放賑，莊思緘、馬冀平等，趁講經會發起佛教金卮字會，以我領銜，列全國著名佛教緇素百餘人組織成立，由馬冀平主辦數年，道階法師及慶圓亦殊努力，教養災童至三四千人，甚著成效，十月初講畢，並由講經會呈徐大總統贈南屏正覺一匾，公推倪譜香陪送回杭。車上遇張仲仁先生以梁漱溟新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借閱，後來作了一篇評論登在海潮音上。

趁我離開杭州的時候，浙江省長沈金鑑，以潘國綱等面子關係，竟推翻杭縣的原判，撤退我淨慈寺的住持。我在北京聞及，即聲明不服，上訴於平政院。平政院亦即行文浙江省長公署，要將全案提京審理，乃仍歸擱滯。我回杭時，倪譜香邀集康南海等名流及杭地信徒，大吹大擂的抬徐總統匾額送我回淨慈寺，並發起在河湖省教育會公開講演心經三日，曾另有倪譜香的心經講錄在海潮音發表。杭州的魔眾，竟亦無如之何！但此時淨慈寺感困難的，則寺中如惺、因原等受同鄉恐嚇，已懷首鼠兩端，而影響所及，經濟來源大為枯竭。隱塵等聞悉，借二千元，推性白攜杭以便維持，並邀我同去武漢度年。我乃決將如

惺、因原的職務解除，以庫房交智信、客堂交玉皇共同保守。與陳性白在輪船上過了年，正月初一泊漢皋。直至次年夏初，我決于武昌辦佛學院，乃將淨慈寺交還鴻定，兜率寺亦同交卸。以得陳性白、陳鯨量、倪譜香、普照、大勇、奘老、瑤峯、玉皇、智信辦理交代，並段芝老的遙電聲援，幸未吃虧！這一年的海潮音變故亦多，善因在杭州，至五六月又遷上海租屋編輯，以便校對；于十月間、病劇，力求返湘，幾致停頓，遂定于十一期起，遷北京由史一如編輯，大佛寺流通處發行。但投稿方面有新的開展者，在春間已有唐大圓的文章，入冬後張化聲亦有新穎的論文投寄，更有張希聲以俱舍論著述、劉洙源以唯識論著述長期續載。並因張希聲、朱芾煌，悉有韓德清（即清淨居士）從道德學社回心信佛，研究俱舍、唯識，已有專精的成就。